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33

主 编：袁阔琨
副主编：徐 彻

宋史

纪事本末

四



辽海出版社

白
话
精
评

原著

明

陈邦瞻

译评

黄中业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③③ 主 编 袁 闾 琨
副主编 徐 彻

白话
精评

宋史纪事本末

(四)

原著 [明] 陈邦瞻
译评 黄中业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精评历代纪事本末/袁闾琨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711-491-6

I. 白… II. 袁… III. 中国-古代史-纪事本末体
IV. K20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240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_cn@163.com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203 毫米 字数: 8500 千字 印张: 445

2006 年 5 月第二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海松 孙德军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季

封面设计: 陈思丞

版式设计: 陈思丞

定价: 1508.00 元 (全套 1—56 册)

目 录

卷四十八	建中初政·····	1
卷四十九	蔡京擅国·····	17
卷五十	花石纲之役·····	48
卷五十一	道教之崇·····	55
卷五十二	金灭辽·····	62
卷五十三	复燕云·····	85
卷五十四	方腊之乱 宋江附·····	104
卷五十五	群奸之窜·····	108
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114
卷五十七	二帝北狩·····	148
卷五十八	张邦昌僭逆·····	157
卷五十九	高宗嗣统·····	163
卷六十	李纲辅政·····	169
卷六十一	宗泽守汴·····	183
卷六十二	两河中原之陷·····	192
卷六十三	南迁定都·····	200
卷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212

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八

建 中 初 政

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春正月，哲宗驾崩。皇太后向氏哭着对宰相们说：“国家不幸，大行^①皇帝无有继嗣。君位须早日确定。”章惇高声说：“按制度应当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太后说：“老身无子，各王都是神宗的庶子，如此很难分别立谁。”章惇又说：“按照在庶子中立年长为君的原则，应当立申王赵佖。”太后说：“申王有眼病，不可以。按年令的次序应当立端王赵佖（jì，音吉）。”章惇说：“端王举止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话还没有说完，曾布叱责说：“章惇未曾与臣等商议此事，按皇太后的圣谕是极为适当的。”蔡卞、许将接连说：“应当依照圣旨执行。”太后又说：“先帝曾说端王有福有寿，而且仁爱孝敬。”于是章惇不再讲话。当即召端王入殿，在哲宗灵柩前即皇帝位。群臣请向太后暂时同皇帝共同处理军国大事，太后以新君年长为由表示辞谢这一请求。徽宗向太后拜泣一段时间，太后才答应共同处理军国大事。端王赵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

三月辛卯日，因四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诏书征求臣下直言。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崔鸛（yǎn，音眼）上书说：“臣听说谏诤的方法，不激烈率直不足以引起人主的注意，而激烈率

① 大行：一去不返。臣下因讳言皇帝死亡，故用大行作比喻。

直则近于讥刺毁谤。作为人臣而有毁谤的名声，这正是好进谗言的奸邪之臣所容易利用的口实，而当世的君主所以不省悟。天下的人所以闭口吞声，都是以言语为大戒。臣曾阅读史书，见汉代刘陶、曹鸾^①、唐代李少良^②的事，未曾不掩卷兴叹，有隐居山林不返之意。近来闻知国家因日食的灾异询求直言，敬读诏书，读至‘言之失中，朕不加罪’。陛下披露至情，廓宏圣度，如此招来天下直言，而不吐露私下所闻，这是臣子对不住陛下的一片诚心。当今政令繁杂苛刻，人民不堪骚扰，风俗险恶浅薄，法律不能胜奸，如此种种，来不及一一陈述。而特以判别左右大臣的忠邪为本。臣生于乡下，不了解朝廷上的士大夫，特别感到奇怪的是左右大臣有人指斥元祐时期的大臣为奸党，这种人必定是奸邪。这将使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复见于今日，很是令人惊骇。所谓毁誉，应是朝廷的公议。所以，追贬司马光为朱崖军司户，左右大臣认为他是奸邪，而天下人都说他是忠臣。当朝的宰相章惇，左右大臣认为他忠，而天下人都说他是奸臣。这是什么道理呢？臣请大略地说说奸人的形迹：窥测时机，百般钻营以盗取高贵，探求隐微、揣度事端来巩固自己权势和宠幸的人，称他们谓奸臣是可以的；行贿的人满门，私下的请见络绎不绝，暗中结交不得志的人，在朝廷和宫中进行秘密勾结的人，称他们谓奸臣是可以的；用新奇的技艺及其制成品来动摇圣上的心志，用倡优女色来败坏君主的德行，独自操纵赏罚大权，私自报

① 曹鸾：东汉永昌太守，熹平年间上书大讼党人，言词激切，汉灵帝览书大怒，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② 李少良：唐代宗时任殿中待御史，上书论元载不法事，代宗追究此事，不久李少良被元载所害。

答恩德和仇怨的人，称他们谓奸臣是可以的；遮蔽主上的视听，排斥正人君子，把用精微言论上言的人说成是讥刺，直言劝谏者被诬陷为指责，来杜绝天下的议论，掩盖自己滔天罪行的人，称他谓奸臣是可以的。以上数种情形，是司马光有呢？还是章惇有呢？有其实名自然随之而来，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相信！古书上说：‘把狐称谓狸，非但是不辨认狐，又不辨认狸。’所以把巧言谄谀认为是忠诚，必定把忠诚认为是巧言谄谀，这样便会有误赏滥罚。赏谬罚滥，巧言谄谀的人徘徊于朝廷之上，如此而国家又不混乱，是没有的。司马光正直忠信，闻名于华夏四夷，虽古代的名臣也未能超过他，而把他说成是奸人，这是欺骗天下。至于像章惇这样的人，狡猾诡诈，凶恶阴险，天下人称他为‘惇贼’。他职务贵为宰相，本应是人们所瞻仰的，但人们对他直呼其名，又指他为贼，这难道不是由于他辜负圣上的恩德，玩弄并窃取国家大权，忠臣痛心愤恨，义士心中不服，因此看不起他而直呼其名，指出他的实际而号称他为“贼”么！京城中人们都在传诵：‘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这是指章惇与御史中丞安惇。小人好比是毒蛇和蝎子，他们凶忍害人，根于天生的本性，遇到时机必然发作。天下无事的时候，他们陷害忠良，分化善良的人群；至于国家危难多疑的时候，他们便蓄藏跋扈叛逆君主的野心。近年以来，谏官不议论政事的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省不驳正违失、审核诏令，共同保持沉默，自以为得计。唐代李林甫窃居相位十九年，海内怨恨痛心，而人主却不知实情。近来邹浩因上书言事而获罪，大臣们拱手观看，共在朝班的同事中无有一人出来讲话，又从而排挤他。君主的股肱耳目^①大臣，关系

① 股肱耳目：指国君的辅佐大臣和负责监察、进谏的官员。

着国家的治乱安危，而一切却是如此，陛下虽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将使令谁来代圣上讲话、行事！日，是阳；蚀日，是阴。四月是‘正阳’的月份，是南方日中之气，是阳气极盛而阴气极衰的时节，而阴干犯阳，所以这是大的变异。惟有陛下畏惧天的神威，听用上天的明命，乾刚大运^①，大明邪正^②，不要违背经义，不要使民心忧郁，这样上天的怒意自然可以消解。如果只是形式上在日蚀的那天击鼓用礼，君主也穿上素服，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而无有修德善政的实际行动，这并非是响应上天。”徽宗阅览崔鹗的奏章而称善，任命他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教授。

召回龚夬任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左右正言，这是韩忠彦等人推荐的缘故。御史中丞安惇说：“再度起用邹浩，恐怕会彰扬先帝的过失。”徽宗说：“册立皇后，这是国家的大事，中丞（指安惇）不讲话，而惟独邹浩敢于上言，怎么不可以再度起用！”安惇恐惧而退下。陈瓘进言说：“陛下想要开直言的正路，取邹浩以往的善行。安惇诳骗圣上，迷惑主上的视听，谋画私利。如果明示好（hào，音号）恶（wù，音务），应当自处分章惇开始。”于是令章惇出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知州。

夏四月丁巳日，恢复范纯仁等人的官职。当时，范纯仁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徽宗派中使^③赐给茶药，并告谕他说：“皇帝在王府、太皇太后在宫中的时候，便知道相公在先朝言事忠正刚直，现在空着相位以等待相公。不知相公眼病医治得怎样，用谁

① 乾刚大运：乾刚是指日，指阳。大运，旧时星相术士称运（气数）十年一改，名为大运。乾刚代表大运。

② 大明邪正：大明是指月，指阴。大明邪正是说大明代表邪正。

③ 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

来医治？”范纯仁叩头谢恩。将范纯仁徙邓州（今河南邓县），途中，拜纯仁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制书称这一任命“岂止是为着尊德尚齿，明示宠爱与优待，希望鲠直的议论与美好的谋略，每日都有忠告。”纯仁闻听制书，哭泣着说：“圣上果然起用我了！难以报答，死有余责。”徽宗又派遣中使催促范纯仁入见皇帝，纯仁请求归家养病，徽宗不得已答应了他的请求。每当见到辅佐大臣，徽宗都要询问纯仁安否，并且说：“能够与范纯仁见上一面，朕的愿望也就得到满足了！”当时苏轼也从昌化迁移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又迁移到永州，接连三次赦免，又出任提举成都玉局观。

乙酉日，蔡卞被罢官。蔡卞专门假托“绍述”为旗号，对上欺瞒天子，对下威胁共在朝班的同事，凡是中伤善良的人们，都是用秘密的上疏禀告，然后请皇帝以亲笔手札交付朝廷执行。章惇虽是大奸，然而还是在他的法术之中。章惇轻率不善于思索，而蔡卞则深沉寡言。在议论事情的时候，章惇毅然主持己见，而蔡卞或闭口一言不发。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章惇的形迹容易明察，而蔡卞的心思则难以揣测。至此，龚夫议论章惇、蔡卞的罪恶，大略以为：“往昔丁谓当权，号为‘恣睢’^①，然而不过是陷害寇准一人而已。待到章惇，则朝廷的故老、首辅、侍从、台省大臣，凡天下的所谓贤者，一日之间，都被他放逐到岭南，自有宋以来，未听说有过此类事情。当时，章惇的威势震于海内，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他制造毫无根据的话语，罗织悖逆的罪名，所以人人畏惧，不能自保，使忠臣义士的朽骨含冤于地下，他们的子孙被禁锢在南方的边远地方，海内的人愤恨愁闷而不敢言

^① 恣睢：狂妄、凶暴的样子。

语，都以此归怨于先帝，蔡卞的罪行如此，不正典刑还等待何时！蔡卞事奉圣上不忠，心怀奸计，凡是章惇的所作所为，都是发自蔡卞，得到他的极力支持。望能采纳公论，罢黜他们的官职，昭示天下。”龚夬的议论尚未上报。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等人极力议论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请求正典刑，来答谢天下的人。于是蔡卞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台谏对蔡卞的议论仍然不止，便令他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分管池州（今安徽贵池）。

乙丑日，追复已故文彦博、王圭、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摯等三十三人的官职。韩忠彦提出这一建议，于是下达了这一诏书。

六月，陈瓘议论邢恕假托名义、进行诬陷确立太子的罪过，将他安置在均州。

九月辛未日，章惇被罢官。章惇为相期间，专断国家大权，报复同自己有仇怨的人，引用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人，使他们身居要职，担任台谏官员。由此正人君子无有一人得以免祸，死者祸及他们的子女，屡次制造大的狱案来陷害忠良，天下的人都嫉恨他们。待到他兼任山陵使，灵车陷在泥沼中，隔宿而行。台谏丰稷等人弹劾章惇不恭，被罢官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

冬十月丙申日，安惇、蹇序辰被从官籍中除名，将章惇放逐到潭州。章惇既已被罢官，陈瓘等人以为对他处罚太轻，又议论说：“章惇在哲宗绍圣二年（1099年）设置看详^①元祐诉理局，凡对先朝有言语不顺的，便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等酷

^① 看详：审定。

刑，如此狠毒残忍。负责审定的官员如安惇、蹇序辰等人，接受执政的大臣的用婉言隐语所进行的劝说，迎合‘绍述’^①的旨意，歪曲并编造他人的言论，指责为诽谤朝廷，使得朝廷纷乱不止，考察于公正的议论，应当将他们绳之以典刑。”于是将安惇、蹇序辰一同从官籍中除名，放归家乡，而将章惇贬为武昌节度副使，居于潭州。

蔡京、林希被罢官。当时，侍御史陈师锡上疏说：“蔡京、蔡卞罪恶相同，迷误国家朝廷，而蔡京好大喜功，日夜结交宫中的内侍^②、外戚，来希图大用。假若果然实行，天下的治乱将自此而分界，祖宗的基业将由此而毁坏了。”龚夫也说：“蔡京治理文及甫的狱案，本为了报私仇，开始对上诬陷高太后，最终归过于先帝，必将无辜的人全族消灭，使自己的欲望得逞。臣料想当时必定有案牒章疏。可以看出他们如何牵强附会、罗织他人的罪名。臣愿考证他们的罪恶事实，以正他们的奸臣之罪。”陈师锡、龚夫的上疏都未予以答复，适逢御史中丞丰稷自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初召入京，初次入朝答对，与蔡京相遇，蔡京对他说：“天子自外地召公到朝廷执法，今日必定会有高论。”丰稷严肃地说：“你将会自己知道的。”这一天，丰稷议论蔡京的奸邪行为，徽宗还未有采纳丰稷的议论。台谏陈瓘、江公望等人相继议论蔡京的罪状，徽宗也不听取。丰稷说：“蔡京在朝廷任职，我们这些人还有何脸面居留京师！”又极力议论蔡京，开始令蔡京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议论的人仍然不停止，于是夺去蔡京的官职，令他居住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市）。右司谏陈祐又议论

① 绍述：详见卷四十六《绍述》题解。

② 内侍：皇帝宫内供使唤的宦官。

林希在绍圣初年附会当权人物、利用起草诏令来诋毁元佑大臣，罪不容赦，便削去他的端明殿学士职务，迁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知州。

丁酉日，以韩忠彦、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曾布最初依附章惇，凡章惇的所作所为，多是由曾布建议、说明，待到不得同省共事，开始与章惇有所抵触、分歧。元符年间，章惇因士大夫内心不归附自己，想要引荐名士，并且请求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曾布以为这样无有益处，阻止他这样做，并且上奏说：“人主操纵国家的权柄，不可以倒过来把持，现在自三省的丞佐以至于台谏官员，只知畏惧宰相，不知畏惧陛下。”曾布的意思是倾覆章惇，适逢哲宗驾崩而中止。待到徽宗即位，急于图治，延请任用忠正鲠直人士，因此曾布极力排斥绍圣年间的大臣，使他们离开朝廷。曾布既已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弟弟、翰林学士曾肇为避嫌出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并且对曾布说：“兄正得到君主的信用，应当引用好人，护卫正道，来杜绝章惇、蔡卞再度起用的萌发。而数月以来，所谓正直的人士，相继离开朝廷，所进用的辅佐、侍从、台谏官员，往往都是前日事奉章惇、蔡卞的人。一旦形势不同于今日，他们必定首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计谋，想到这里，令人为此痛哭。近来主上的意旨已有所变化，小人的势力增长，进言则必定在皇帝面前议论元祐大臣，退朝则把元祐大臣从重要职位上排挤出去。今后纵使章惇、蔡卞不再进入朝廷，一个蔡京便足以兼有惇、卞二人的能力，可以不因此而深为忧虑吗！”曾布不能听从曾肇的意见。曾布被任命为丞相，御史中丞丰稷想要率领台谏的官员对他进行议论，于是将丰稷调任工部尚书。丰稷极力请求到外地补官，不被允许，在谢恩表中，有“内侍已成于怨府，佞（nìng）

人方刻于奏章^①”这样的话语。徽宗问佞人是谁，丰稷说：“曾布。陛下排斥曾布则天下的事情便可以安定了。”

己未日，诏令禁止偏颇狭隘的言论、胡乱变更制度以及有害于国家政事的言行。

十一月庚午日，诏令明年改纪元年号，当时的议论以为“元祐”、“绍圣”都有所过失，想要以大公至正来消释朋党，便改纪元为“建中靖国”。诏书下达后，御史中丞王觐（dì，音迪）上言说：“建中一名，虽取意于皇极^②，然而重新袭用前代纪元的年号^③，不妥，应以德宗治国措置失宜引以为戒鉴。”当时在朝廷任职的官员大多政见不同，王觐说：“尧、舜、禹相互传授的治国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尧不去掉不服从控制的四个部族首领即浑敦、穷奇、檮杌、饕餮（tāo tiè），而舜将这四人去掉；尧不推元凯^④，而舜却任用这十六个人，治理国家在处理具体事情上未必尽然相同。周文王在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沔河以西）建都，而周武王在镐（今陕西长安县韦曲乡西北）建都；周文王不对关卡、集市征税，山川泽梁也无有禁令，而周公则规定禁令并征收赋税，这并不妨害武王、周公为善于遵循先王的治国的方法。神宗制作法律于前，子孙应当守法于后，至于时代变异、事情特殊，有须要增减的就应当予以增减，这在道理上当然不是有所过失。”朝廷的当权者对王觐的上言感到忿恨，遂令他由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从此，奸邪的与正直的大臣混杂进用。当

① 内侍已成于怨府句：意思是说宫中内侍已成为众怨归聚的场所，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正在削牍写成奏章。

② 皇极：皇，大；极，中也。《尚书·洪范》：“五曰建用皇极”。

③ 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为“建中”。即公元780--783年。

④ 元凯：即八元、八凯，古代传说中的十六个才子。

初，曾布秘密地陈述“绍述”的理论，徽宗一时不能决定是否采用，便以此问给事中徐勣，徐勣答对说：“圣上的旨意莫非是想要‘元祐’、‘绍述’两存吗？天下的事情有是有非，朝廷的大臣有忠有佞，如不考察他们的实际，姑且务求两存，臣看不出这是可行的方案。”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春正月初一日，有流星的光芒照亮大地，自西南方进入尾座，抵达距星^①。当日晚，有红色云气起自东北方向，向西南方流动，其中涵有白色的云气；云气将要散去时，又有黑侵^②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说：“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是建寅^③的月份，按《周易》应是泰卦，这一年应当改纪元。流星和云气的出现正当春季的第一个月份，而红色的云气出现在黑夜即将降临的时候。用昼夜来说，日为阳，夜为阴；用四方来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用五色来说，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从事情上来推断，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这是宫禁中有阴谋、下干犯上的征兆。云气逐渐向西南而散为白气，白色属于兵事，这是夷狄将要偷着进犯边境的征兆。天帝的心出于仁爱，用灾异作为警戒。陛下进用忠良人士，罢黜邪佞小人，正名分，击奸恶，使小人不得产生犯上的心念，这样灾异便可以变成吉祥了。”任伯雨又说：“近日宫内赏赐渐多，或者恐怕有假传圣旨的。东汉的鸿都^④卖官鬻爵，唐代的不经朝廷、用皇帝的墨敕直接授官，都是不远的

① 尾、距：尾，星名，“二十八宿”星座之一。距，星名。

② 侵（jīn，音今）：阴阳二气相侵所形成的征象不祥的云气。

③ 建寅：夏历以寅月为正月，是一年的开始，称“建寅”。

④ 鸿都：东汉的宫门名称。

借鉴。”

范纯仁死，遗留下来的奏章说：“对高太后遭受诬陷诽谤一事的处理不明，致使大臣们对圣上保祐的忧心勤劳也不明显。”又劝徽宗“清心寡欲，约束自己，便利人民，杜绝朋党的议论，明察邪正的归宿”，所论共有八事。对范纯仁的谥号是“忠宣”。

二月丁巳日，贬章惇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当初，任伯雨议论章惇“长期以来窃取朝廷大权，迷误国家，欺瞒圣上，伤害士大夫，乘先帝患难仓促，便暴露自己的野心，窥伺国家政权，不再有臣子对主上的恭敬。当年若使他的计谋得以施行，将会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如果宽免而不予诛罚，那将使天下的大义不明，大法不立。臣闻听北国的使臣说：‘去年辽主正在就餐，闻听中国罢黜章惇，当即放下筷子而起身，再三地称好，说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为何只是这样地派遣他出任越州知州？’由此看来，不只是孟轲所说的‘国人皆曰可杀’，虽蛮夷之国，莫不以为可杀啊。奏章八次上递，未予答复。适逢台谏陈瓘、陈次升等人又极力议论，才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当初，苏辙被贬官雷州，不许他占用官舍，便租赁民房居住。章惇又认为苏辙强夺民房，下令州官追究整治，因租赁契券明确，才算罢休。至此章惇被贬官雷州，仍向这位房主租房，房主说：“从前苏公来租房居住，章丞相几乎使我家破，今日租房一事，不可再次提起。”后来，章惇被徙往睦州（今浙江建德），并死在那里。

三月，罢免代理给事中任伯雨。任伯雨当初任右正言，半年之间，共有一百零八上疏，大臣们畏惧他多言，使他代理给事中，秘密告谕他少讲话，任伯雨不听，越发直言不阿。当时曾布想调和元祐、绍圣时期的大臣，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应当分

党羽，然而自古以来，未有君子与小人混杂并用可以导致国家治理的。君子是容易退出朝廷的，小人则难以退出。二者并用，最终将会是君子全都离去，小人独留在朝廷。唐德宗因此而招致流离迁徙的祸患，建中是他的纪元年号，不可不引以为戒。”不久，任伯雨想弹劾曾布，被曾布发觉，将他迁官为度支员外郎。

六月戊午日，尚书范纯礼被罢官。当时韩忠彦虽担任首席宰相，而实际上是曾布专权，逐渐地主张“绍述”的理论，委婉地告谕御史中丞赵挺之排挤元祐时期的各位大臣。范纯礼从容地对徽宗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以元丰的时政为是而以元祐为非。以臣看来，神宗立法的本意固然是很好，官吏在推行的时候或有失当的，以致于伤害人民。高太后听政期间，一时稍有修改。大臣们的见识往往有不相同的，非必都是心怀奸邪而为私。现在议论国事的大臣，一有不得志的时候，便挟此以为借口，以元丰为是，那是想要以元丰时的大臣为贤人，以元祐为非，那是想要排挤元祐时期的人士，在他们的心里难道是忧虑国家大事？实质上是泄私仇来施展自己的奸邪，不可不深察。”范纯礼深沉果毅，刚正不阿，曾布很惧怕他，对附马都尉王诜说：“圣上想要任命你为翰林承旨，范右丞认为不可以。”王诜怒，适逢王诜接待辽使，范纯礼主持宴会，王诜诬陷范纯礼随便提到徽宗的御名，于是被罢官，出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市）知府。

徽宗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初期，虚心纳谏，海内思念，近于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的政治。曾布担任宰相后，便倾向于“绍述”。谏官陈祐六次上疏弹劾曾布，徽宗不听从，赐陈祐停止上疏，降敕书以观望荐引来责问陈祐。右司谏江公望闻知后请求答对，当面请问其中的缘故，徽宗说：“陈祐的意图在于驱逐曾布而引荐李清臣为相而已。”江公望说：“臣不知道其他方面

的事情，但近来调动言官三人，驱逐谏官七人，这并非朝廷的美事。”因此从袖中取出上疏，极力说元丰、元祐时期政事的得失，并且说：“陛下如要自分彼此，必将引起祸乱的根源。”徽宗的意思有所感通，已经听从了。适逢太学博士范致虚上书说：“太学取士法不应改变。”并且说：“臣读《御制泰陵挽章》曰：‘同绍裕陵。’这是陛下孝悌的本心。臣愿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说：“自先帝有绍述的旨意，然而辅佐大臣人选不当，他们以取媚于己为‘同’，以忠于君主为‘异’，借权柄来泄私忿，使天下骚动。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时期的人才，都是出于熙宁、元祐年间的培养。遭受绍圣年间的放逐，至今已所存无几了。神考与元祐的大臣，早先并非有射钩^①、斩祛^②的嫌隙，先帝相信元祐大臣的仇人而将他们罢官。陛下如果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此作对，有对则争论兴起，争论兴起则朋党又将出现。陛下改元的诏书也宣称‘思建皇极，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③，确实已经闻听此言，现在如果改变，对皇天后土怎么办！”徽宗曾把江公望的上疏给范纯礼，纯礼予以称赞，请褒扬并晋升江公望来鼓励后进。适逢蔡王府相告发，有不恭顺的言论涉及蔡王，江公望请求不要用无根据的言论加于至亲骨肉，因此而获罪被免官。

秋七月丙戌日，安焘被罢官。当时安焘秘密上奏：“绍圣、

① 射钩：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与小白争当齐国国君，管仲辅佐公子纠，射中小白衣带之钩。小白立为国君（即齐桓公）后，不记前仇，任管仲为相，终成霸业。

② 斩祛：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后来即国君位，即晋文公）遇难跳墙逃走，寺人披追击，斩断他的衣袖。后来用斩祛指旧怨。

③ 皇天后土：指天地。